

南山集卷十二

桐城戴褐夫著

雜著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嗟乎春秋之戰多鮮有出於義者其或出於義而又不純焉卒同於不義而已矣然聖人不忍遽絕焉且幸之且惜之凡以著君臣之分明父子之親而嚴內外之防則亦不必計其功之成與否而義之得失所在聖人不忍遽絕焉耳昔者王莽乘西漢之衰不用尺兵寸鐵而

移漢祚翟義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唐武氏之禍
唐幾亡矣李敬業起兵討之未成而身死此二人
者自以國家舊臣義不忍覩顏俯首而立於怨家
之朝身雖已殘家雖已破甘心屠剝而不悔而其
風烈猶有以聳動英雄豪傑之心故漢唐旣敗而
復興嗚呼此二人者可謂知大義矣今夫春秋之
義莫大於復仇仇莫大於國之奪於人而君父之
死於人也故吾力能報焉而有以洗死者之耻上
也其次力不能報而報之不克而死最下則忘之
又最下則事之矣吾嘗讀春秋未嘗不嘆息痛恨

於魯莊公也莊公者桓公之子齊人實殺桓公昔者越敗吳於槁李闔廬死夫差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王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與爾三矢爾其毋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卒以滅梁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吾觀此二君者其晚節末路不可謂賢而皆能復父仇如此其義烈豈不壯哉自桓公死於齊莊公立築王姬之館

於外矣公子溺會齊師伐衛矣公及齊人狩於禚
矣師及齊師圍郕矣公及齊大夫盟於既矣不惟
忘其仇而又報之德焉所以事之者惟恐其不足
孔子曰幸矣乾時之役猶能與仇讐戰也惜哉其
非以仇故戰而師雖敗不可謂不榮然而不純於
義矣聖人於此不忍遽絕姑與以得失相半之辭
是亦聖人之不得已焉耳嗚呼莊公之事吾無論
矣後之臣子有遭其國亡其君死而忘其仇而事
其仇且其國之亡也彼實有以致之亡君之死也
彼實有以致之死然則彼亦與於逆亂者耳又安

知所謂仇耶而一旦而仇之曰吾力能報之天下
且曰是直能扶義以晚蓋者也及問其名則曰非
以仇故戰而以已私故戰也如是則覆敗亂亡而
莫之救不亦宜哉是故揆以春秋之義則師雖敗
不可謂不榮而不純於義卒同於不義而已矣吾
又不獨嘆息痛恨於魯莊公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董狐親見其事而書
之而趙盾卒無辭以解者也孔子修春秋因其文
而未之有改者也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傳聞之

而不能無異同者也三子者山原夫趙盾而歸獄於趙穿而穀梁且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是獎亂賊也是爲趙盾所欺而其詭譎巧免之計得以售也趙穿盾之族盾之出亡非其罪故國人不悅穿乃起而弑靈公則是靈公之死爲趙盾也趙穿之弑爲趙盾弑也彼其身爲正卿懷忿懟而去國而其禍又不足以累趙穿而趙穿以事外之身無故舉事而爲之洩其忿恨則盾必與聞乎弑矣豈徒聞之則盾必與謀乎弑矣且穿旣弑靈公乃逆趙盾而人與之立於朝吾有以知穿之爲盾也趙盾

反又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以使之市
德於新君吾有以知盾之爲穿也此兩人之訐合
無間何其全也此以爲趙盾弑其君耳矣假使宣
子旣入晉國卽尸趙穿於朝猶不足解免以謝天
下而況不肯討賊乃且用賊旣且用賊乃且曰予
無罪予無罪爲其實而避其名是豈知名之不可
避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
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
惡惜也越境乃免吾以爲此非孔子之言也夫其
受惡非爲法受惡也夫其不能免卽越境無以免

也孔子既以直書之經矣曰晉趙盾弑其君初非有疑似之情寬恕之旨而顧賢之而顧惜之是與春秋自相戾也或者聽聞之謬而左氏遽以入之傳歟夫此一事也三傳記載之詞各異豈無訛焉學者亦取斷於春秋而已矣

春西狩獲麟解

天下之物類有神奇之產神奇之產世所不經見者也神奇之產往往爲聖人而出聖人者世所不經見者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豈不然哉然而聖人遇災懼而而休徵異兆未嘗侈以爲瑞凡

以倣於天戒而不敢流於誣且妄也蓋天下之物
神奇之產雖爲聖人而出而正不必假此以爲聖
人重必假此以爲聖人重而震而驚之則欲大聖
人而適以小聖人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與夫鳳
鳥之至皆爲王者出也成康旣歿天下無王者久
矣然則麟胡爲乎來哉爲孔子來也且夫孔子之
道大矣春秋者第筆削之一法耳而說者以爲春
秋成而麟至余竊惑之其言曰周南關雎之化而
麟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而騶虞鵲巢之
應也夫詩人之意不過托物起興以致其吁嗟嘆

慕之情而非必真有此二物者見於成周之際也
而以此擬之固已僨矣昔者孔子懼道之失其傳
而天下之莫識也於是刪述古文舊說以詔來世
詩書易春秋其書固皆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乃其
他皆不能以感召休徵而獨於春秋而麟應之亦
理之未必然者然則獲麟何以書於經曰聖人之
作春秋凡有異無不記也天道之盛衰人事之得
失物之休徵咎徵皆不忽而畧焉六鷁退飛鸛鶴
來巢雖其至乖沴亦莫不書而况獲麟之大乎然
則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曰春秋之終於獲麟亦適

然耳凡一書之成必有所起必有所止而非必其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也有意而爲之起有意而爲之止此乃後世儒者穿鑿附會之論而非聖人之旨也歐陽子曰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吾以孔子之修春秋其年亦既老矣獲麟之書在哀公十四年越二年而孔子卒然則春秋之終於獲麟豈必聖人有意而爲之哉夫子方著書以教天下萬世而遽以獲麟輟其業有可以修而

不修焉其義固無取矣蓋後世儒者之論視獲麟甚重將欲以此大聖人尊春秋而不知其流於誣且妄也然則夫子之於獲麟反袂拭面涕洟沾袍曰吾道窮矣夫子於此豈無意哉夫子正不能無意云爾夫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時無王者而至則是爲孔子至也孔子之道其已矣夫故曰孰爲來哉蓋傷之也然則麟非爲春秋至也

讀揚雄傳

揚子雲亦漢文人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

然好深湛之思余常賢之然亦常陋之矣夫所貴乎學者爲能成一家之言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杼而勿詭於聖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惓惓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據離騷而反之又傍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傍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

與倣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謂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仕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旣已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於孔子孟子卽一二大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徒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吾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轡爲憂夫至後之

人則已不復覆瓿覆瓿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
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於傳尾

窮鬼傳

窮鬼者不知所自起唐元和中始依昌黎韓愈愈
久與之居不堪也爲文逐之不去反罵愈愈死無
所歸流落人間求人如韓愈者從之不得閱九百
餘年聞江淮之間有被褐先生其人韓愈流也乃
不介而謁先生於家曰我故韓愈氏客也竊聞先
生之高義願托於門下敢有以報先生先生避席
却行大驚曰女來將奈何麾之去曰子往矣昔者

韓退之以子故不容於天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
其送窮文可覆視也子往矣無累我無已請從他
人窮鬼曰先生何棄我甚耶假而他人可從從之
久矣凡吾所以從先生者以不肯從他人故也先
生何棄我甚耶敢請其罪先生曰子以窮爲名其
勢固足以窮余也議論文章開口觸忌則窮於言
上下坑坎前顛後躓俯仰跼蹐左支右吾則窮於
行蒙塵垢被刺譏憂眾口則窮於辨所爲而拂亂
所往而刺謬則窮於才聲勢貨利不足以動眾磊
落孤憤不足以諧俗則窮於交遊抱其無用之書

自其不羈之氣挾其空曠之身人所厭薄之世則
在家而窮在邦而窮凡女之足以窮吾者吾不能
悉數也而舉其大畧焉窮鬼曰先生以是爲余罪
乎是則然矣然余之罪顧有可矜者而其功亦有
不可沒也吾之所在而萬態皆避之此先生之所
以棄余也然是區區者何足以輕重先生而吾能
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憤使先生
獨往獨來而游於無窮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
所以效於先生者也其何傷乎且韓愈氏迄今不
朽者則余爲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終安之自吾

游行天下久矣無可屬者數千年而得韓愈又千
餘年而得先生以先生之道而嚮往者曾無一人
獨余慕而從焉則余之與先生豈不厚哉於是先
生與之處凡數十年窮甚不能堪然頗得其功一
日謂先生曰自余之歸先生也而先生不容於天
下召笑取侮窮而無歸徒以余故也余亦憫焉顧
吾之所以效於先生者皆以爲功於先生也今已
畢致之矣先生無所用余余亦無敢入溷先生也
則起趨而去不知所終

意園記

意園者無是園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數峯田數頃
水一溪瀑十丈樹千重竹萬個主人攜書千卷童
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其園無徑主人不知出外
人不知入其草若蘭若蕙若菖蒲若薜荔其花若
荷若菊若芙蓉若芍藥其鳥若鶴若鷺若鷓若鷓
若黃鸝樹則有松有杉有梅有梧桐有桃有海棠
溪則爲聲如絲桐如鐘如磬其石或青或赤或偃
或仰或峭立百仞其田宜稻宜秫其圃宜芹其山
有蘄有薇有笋有池有荷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魚
主人以半日讀書以半日看花彈琴飲酒聽鳥聲

松聲水聲觀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
之歲幾更歟代幾變歟不知也避世者歟避地者
歟不知也主人失其姓晦其名何氏之民曰無懷
氏之民其園爲何曰意園也

醉鄉記

昔余嘗至一鄉輒頽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爲之
易位日月爲之失明日爲之眩心爲之荒惑體爲
之敗亂問之人是何鄉也曰酣適之方甘旨之嘗
以猶以佯是爲醉鄉嗚呼是爲醉鄉也歟古之人
不余欺也吾嘗聞夫劉伶阮籍之徒矣當是時神

州陸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縱恣肆淋漓顛
倒相率入醉鄉不已而以吾所見其間未嘗有可
樂者或以爲可以解憂云耳夫憂之可以解者非
真憂也夫果有其憂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鄉實
不能解其憂也然則入醉鄉者皆無有憂也嗚呼
自劉阮以來醉鄉遍天下醉鄉有人天下無人矣
昏昏然冥冥然頽墮委靡人而不知出焉其不人
而迷者豈無其人者歟而荒惑敗亂者率指以爲
笑則真醉鄉之徒也已

睡鄉記

睡鄉者莫知其處或曰太始之初六合之外或曰不然是在在遊者多至焉然非善遊者不知云蓋其鄉冥然塊然無有天地日月與夫酬酢往來以及災祥禍福是非美惡榮辱得喪皆無之入其鄉者若忘若迷凡所爲可欣可嗜可涕可悲者不能隨之以入一人其鄉輒忘絕是故善游者往往慕睡鄉嗚呼睡鄉之境頑鈍然也睡鄉之人枯槁然也然而其天則全其神則甯其體則休以適世之人孳孳汲汲或不暇以遊而遊者又或往往呻吟吟嚙夫其呻吟吟嚙必有隨之以入者

而睡鄉之遊不快也昔者莊周至其鄉化爲蝴蝶
蝴蝶至其鄉復化爲莊周莊周也蝴蝶也相化而
未有已也於是睡鄉擾矣

憂庵記

戴子所居曰憂庵客問之曰吾子素無環堵之室
顧不審憂庵何在也戴子曰憂庵者無之而不在
也余好遊時時行役四方水行乘舟舟中卽憂庵
也陸宿逆旅逆旅卽憂庵也或授經於人家必有
書室以居其先生書室卽憂庵也或朋友宦遊而
從之行則所駐者爲行臺爲公署行臺公署卽憂

庵也必擇一畝之地經營綢繆構屋數楹而始額之曰憂庵則是庵也無日而可得矣客曰庵之義則吾既得聞之矣敢請其憂戴子曰吾之生也與憂俱幾數十年於今矣吾故以憂名吾庵志其實也客曰子之憂何如戴子曰五行之乖沴入吾之膏肓陰陽之顛倒蠱吾之志慮元氣之敗壞毒吾之肺腸糾紛鬱結彷徨輾轉輟耕隴上行吟澤畔或歌或泣而莫得其故求所以釋之者而未能也客曰是爲有憂疾矣吾請爲子治之吾將以泰華爲堯簞而寢子以江海爲羹湯而飲子且以唐虞

三代之帝王爲之醫以皋夔稷契伊尹周公爲之
調劑以井田學校封建爲之藥餌以仲尼孟軻爲
之針砭如是而子之疾其瘳矣乎戴子恍然而悟
欣然而作曰疾痛愁苦病者之所自知也切脉按
方醫者之所能也吾聞醫門多疾疾之奇未有如
余者吾之疾而吾自莫之知疾且益殆今客嘉惠
鄙人而得國醫以愈吾疾吾憂庵之號請從此去
矣庚辰正月

紀老農夫說

頃余讀書山間西鄰有農夫年老矣猶治田事甚

勤暇則休乎樹下而卧焉余嘗視之樸且鄙然其
意有以自得者一日余謂之曰女勞苦田間手足
胼胝顧不識亦有所樂於此乎曰否也然吾平生
亦不知所爲憂戚吾儕小人生僻壤未嘗見世事
忽忽以老筋骨之勞與夫風雨暴露之苦無歲無
之吾豈有樂哉然而聊且治生無饑寒之患平居
鮮與往來終其身未入城市雖貧且賤無求於世
縱橫荆棘之中出入麋鹿之侶以此往往習而自
安余聞之而嘆曰至哉樂乎何謂不得耶老農又
曰吾幼未學書曾不識字其何敢望君而甘若有

慕於余者何也余聞其語愈益慕之因書其說

記夢

余少夢適山間遇一老父蒙櫛葉於身坐石上余
異之問以神仙之術不答有頃天上有紅雲一縷
冉冉下屬地老父指謂余曰食此文者章冠海內
余以口仰接吞之老父復與余有所言旣覺忘之
矣自是七八年來憂沮病廢曾未嘗學問有所發
明回憶曩者之夢真可赧也壬戌之春屢夢深山
大川汪洋萬頃峯巒千疊又往往登臨樓閣壯麗
閎偉雲霞草木變態白出類非人間所有余懷遊

世之思久矣力不能買山以隱而夢豈徒然也乎
然於彼不驗又豈獨驗於此也姑記以俟之

紀紅苗事

紅苗介楚蜀黔之間衣帶尙紅故曰紅苗其地北
至永順保靖土司南至麻陽縣界東至辰州府界
西至平茶平頭酉陽土司東南至五寨司西南至
銅仁府周一千二百里險阻幽深寨落稠密有寨
曰天星者其極險地也苗性嗜殺而貪利生男賀
者皆以鐵旣長治環刀佩之出人不離習曠弩藥
矢長矛鳥鎗其技有曰滾巖者尤奇嘗伏草中攫

人爲事所獲內地人以木錮其項仍飲食之故漏洩於牒者使其家聞知以金幣來贖否則鬻之各土司中其獲同類亦然憑險以居寨落雖多往往相仇殺不相親暱亦無渠帥統領或欲有所剽掠則潛結眾誓於神椎牛歃血乃出所獲者集而瓜分之性善疑過夜分乃飲食不眠慮爲讐者所害苗內附者號曰熟苗地內奸人誘使爲苗嚮道闌人攫取人畜奸人爲居間使其家出金幣贖之往往匿其大半不盡予苗苗亦莫之知也苗盛則虐邊民苗弱則邊民亦多虐之其鎮守官兵利苗之

所有常無故入其境奪其牛馬苗悉恨遂四出爲
害兵民被虜者不絕有司恐其傷也出錢贖之苗
益肆無忌矣歲壬午癸未間湖廣提督俞益謨等
大發兵攻之奪天星寨苗窮蹙先後就撫者三百
一十三寨計四千七百二十七戶丁八千八百一
十七每丁納襍糧二升共一百七十六石三斗四
升於是紅苗乃畧定苗內天時與內地異每日辰
午間瘴霧瀰漫咫尺莫辨冬日寒凍尤不可當林
木冰凝如椽如柱如瑩如晶草木黃落人不能熬
立春後數日焚之乃熟沃土黑墳種粳稻絕美餘

惟種黍稷麻菽無他種亦無葷蔬採野菜爲食其
占歲之豐歉以竹榮枯驗之其地無虎狼雖雉兔
鳥雀亦鮮少樹多楸楠黃楊並產藥草苗皆不知
貴也苗俗男女椎髻赤足耳貫大環好綵繪無論
絲布麻枲輒染絳龍爲衣裳亦能織紵所產有苗
錦苗被苗巾之屬出門遠近斷草卜吉凶爲行止
尤信鬼戶外植木爲之疾則禱愈則椎牛以祀所
敬祀者有白帝天王相傳以三十六人殺苗九千
故畏之又曰馬伏波征苗常乘白馬所祀卽是其
說皆荒唐莫可考人家有榻無几席地而坐爨設

於中庭剝木爲槽置食其中相與掇而食之女未
嫁與人私不禁懼有娠自取藥草佩之旣嫁除去
藥草所私者不得至門至門輒殺之然亦間有守
貞者苗性慙多力能以背負荷而不能以肩背能
任兩人之所昇肩不能勝一人之所挈負重者偶
憇輒偃而不倚絕無所困也男女行步皆趨捷如
飛奔馬不能及棘刺毒螫不能傷其曰滾巖者人
人皆習懸崖峭壁人不能攀躋但斂手足縮身如
蝟一呼吸間已從巔而下一無損傷以故入犯者
多不捕恃有此技也苗不知有歲時去于其於年

日月但曰鼠年至猪年虎月至牛月鼠日至猪日
循環數之而已稱官曰老皇帝稱兵曰郎稱民曰
客相呼爲同年呼其婦爲同年嫂貽贈以布帛針
線之類則歡甚其氣習風俗大較有如此也余惟
自楚之南達於滇黔巴蜀迤西東而爲廣東西江
西之境綿亘幾萬里皆近在中國版圖之內類多
輿區沃壤而爲諸苗所蟠據名爲羈縻而王化之
所不及聲教之所不通標枝野鹿尙如洪荒之世
未經開闢此亦天地間之缺陷而自古以來聖帝
明王之所未及用其力者也不利其所有而餌之

以富貴化其獷俗柔其暴心示之以君臣上下之
禮頒之以冠昏喪祭之制立之以黨庠術序旌善
罰惡之法開其蠶叢鳥道通其百工技藝百年之
內仁漸義摩德威並布次第而郡縣其地是近在
中國之內闢地萬里胥標枝野鹿而衣冠文物之
是在命世之王者矣

錢神問對

有神色赤而目方刺其面爲文立中衢臭達於遠
眾皆拜祈請甚篤或咄咄嘆息不已戴子見之曰
此何神也眾曰非若所知前問神神且以名對戴

子笑曰吾聞女人矣女固若是而已者耶其何以動眾如是甚也神曰吾遊行天下靡人不畏罔敢不恭子顧且云云豈有說乎戴子曰吾數女之罪則鎔女使化而毒未歇銚女使折而害無救也神怒曰子固孺子不足憐今偶相遭而眾辱我且夫吾之爲功也溥海內外苟非余則戚戚嗟嗟窘然而無以爲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餘諸公貴人皆孳孳慕予手摩而目屬以及庶民卑賤之流無不願爲我死者且夫吾之爲質也流轉而不窮歷久而不壞愛我者歸之不愛我者謝勿往吾豈有

求於世哉世求我而已耳是故官吏非吾不樂商賈非吾不通交遊非吾不厚文章非吾不貴親戚非吾不和有吾則生無吾則死是故盜我者縣官有禁謀我者錙銖不遺誠明夫利害之分而審夫得失之勢也子何以云爾乎請勿復敢見子矣戴子曰固也吾試且畧言之昔者生民之初渾渾噩噩數千百年間耕田鑿井衣衣食天下太平安樂無事當是時豈有女哉自女出而輕重其制銖兩其名方園其象流傳人間惑亂民志萬端俱起於是庸夫之目以女爲重輕奸人之手以女爲上

下或執鞭乞哀流汗相屬不然設心計走坑險蒙
死僥倖損人益己互相攘奪或至犯科作奸椎牛
發塚聚爲博奕出爲盜賊至於官之得失政以賄
成敲骨吸髓轉相吞噬而天下之死於女手者不
可勝數也挺土刻木以爲人而強自冠帶羊很狼
貪之徒而恣侵暴夸窮孤而女之助虐者不可勝
數也且又攝其緘滕固其扃鐫兀然匿於小人暴
客之室中釀爭而裁垢避正而趨邪使夫義士仁
人瞿瞿然惛惛然不能出氣修德益窮有文益困
而女獨紛紛然奔走天下顛倒豪傑敗壞世俗徒

以其臭薰蒸海內氣之所感積爲迷惑之疾見之者慕聞之者思得之者喜失之者悲有無不平貪吝接踵而充塞仁義障蔽日月使天下俛俛乎無所之而惟女之是從神曰子言固然然余之道此乃其所以爲神也女烏足以知之因仰而嘻笑俯而却走伸目四顧舉手而別眾其擁之以去

討夏二子檄

宋人有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今年人夏以來余深爲此苦而吳子之文余未之見因俳爲是說以致其憤痛之意云蓋聞羣飛可以刺天聚

蠱可以成雷謂正傷於邪而害起於微也夏有二
子生貧不潔之形徒開可憎之口乘時並起敢爲
侵暴彼出此入平分晝夜各自搖毒互相召亂於
是奔赴蒸炎沉溺溷濁嗜腥逐臭呼召曹偶種其
醜類以子以孫穢德旣彰見者皆唾猶復揮不肯
去鼓翅而前交足而立左右奔突玷污潔白營營
之聲亂人耳目是以詩人惡其罔極以爲告戒若
夫遁伏於白日之下叫號於冥晦之間剥膚飲血
飽不思去狼戾成性踪跡莫測其股不是折而其
翼不足塌也徒以伺間蹈瑕輕悍飄忽乘人不虞

其毒在喙此二子者豈有氣運之使然亦其貪汚之自致天心既厭不使子遺於是秋高風勁栗烈鬻發嚴威所及百態震恐萬狀銷滅聽終夜而薨薨無聲坐閉晝而紛紛無迹蕩滌邪氛掃除醜惡豈不快哉嗚呼擒捕無方喂嚼之威已酷蘊隆既去飛鳴之勢何存殲旃毋悔

疑解

歲辛酉七月有客過戴子舍館留一日將去而告戴子曰余竊有疑於子而未敢以請也戴子曰可乎哉子其爲我言之客曰操舟渡江者晏然順流

而下而顧叶號神明若有風波之恐焉馳千里之馬於五百里之內而慮其日之暮道之遠捶策之未力也則人必笑之矣何者爲其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也今子年不滿三十窮古今討墳典讀百家之書而欣欣乎其有所得也修身潔行敦厚渾樸文章贍逸氣蓋百代世固未有如子者宜子之浩浩然而自得而趨趨憔悴有出於騷人思士之所不堪者毋乃忘乎所安而憂夫所不及者乎戴子曰吾方沒溺於波濤之內泛泛乎而不知所之顛覆於險阻之途膚折而骨離而子且云云若

是耶夫人之患重痼者其危苦自知之而不能以告人而人之在旁者見其飲食言笑或無異於常人遂不復知其困卽偶一愁痛呻吟而人且厭其聲而惡其態矣世無扁鵲倉公則未有知之者也且子言讀書修行吾非敢當也今果如是則余之憂且滋甚客曰夫子之憂吾不識也敢請其故戴子曰昔北宮子造事而窮西門子造事而達北宮子謁西門子曰余與女並世也而余且窮若此何耶西門子曰女不得與余並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女厚於命薄於德若之何其以辱

北宮子也僕不佞適有類於北宮子而世之爲西
門子者多矣相與嗤笑謾侮非有東郭先生則其
論將誰定耶余困於世將三十年矣拂亂顛倒狼
狽決裂有非宇宙人理之所當然者初之所患謂
困已極矣繼而加甚而欲如初而不得則困又極
矣後又加甚而欲如其繼而又不得如是者數焉
輾轉相屬以至今日而不知其所終極舉世之人
固莫不勝余也而豈敢望於西門子者由東郭先
生之言推之豈其讀書修行之所致耶旣薄於命
也卽不讀書修行其窮猶爾也吾豈以彼易此乎

哉然則胡爲憂之曰不必憂者憂之不可也可憂者不必不憂也可憂而不憂爲矯爲忍爲妄爲忘情是數者吾之所不爲也客曰嘻有是哉吾聞之古人之言以爲小人多憂君子則否吾以是疑子非君子也戴子曰小人之憂非有他也徇於外物而汲汲嗜慾怪僻險賊而微倖於不可得而爲是戚戚也昔者孔子刪詩自國風小雅大半皆勞人思婦忠臣孝子悲悼慘怛之音其言至深痛不可讀而夫子存之而許其能怨則君子之憂固有不可遽釋者吾子旣不能如扁鵲倉公之知病而反

咎病者之呻吟是北宮子之遇比吾多一東郭先生焉不爲窮矣子其行乎

祭錢雲瞻文

嗚呼吾祖母同產五人而三人早世獨其伯姊錢孺人至今八十餘歸然獨存而其伯兄水部公今亦逾八十矣祖母歸吾家生先君三歲而卒祖母姊妹惟祖母及錢孺人張大司馬夫人有後錢孺人者雲瞻祖母也祖母爲吳方伯公女孫方伯子姪極爲蕃衍而余輩外弟兄落落不過數人雲瞻長余三歲其才甚豪以余之顛倒困頓積憂傷懷

而先君新奄棄益抱無涯之恨私心自屬以爲增
外家之光者獨雲瞻耳雲瞻少失先人能奮然自
立志氣激昂而倏而病病而死嗚呼悲夫先是八
月余病瘧他疾亦乘間作雲瞻時時顧余榻前取
几上藥視之教余謝醫請他醫治余不可雲瞻曰
戴子癯甚多憂今又病且奈何慎之母輕試醫藥
余曰諾居數日不見雲瞻至或曰雲瞻病病與戴
生同旣又曰雲瞻病且甚余念雲瞻素強壯卽病
可無患居數日有人來告曰雲瞻死矣時余病稍
稍起欲往撫棺而哭不能嗚呼雲瞻視余於呻吟

愁痛之間而吾不能哭雲瞻於永訣絕命之頃吾
其何以爲心哉嗚呼世之惡直醜正久矣君子所
恃者惟天而天道如此夫豈可問耶先是春三月
吾友汪河發死不半載而雲瞻繼之雲瞻雅好余
人有謗余者輒爲之裂眦怒罵兩人死余益無所
向其亦致憾於天而已矣雲瞻少孤養於其叔鴈
湖先生以至壯大雲瞻未死前生子數日比雲瞻
旣死而其子亦夭鴈湖先生尤悲之凡錢氏之致
憾於天者又豈有旣乎

鸚鵡贊

女之初生隴西南南海集於中州耀其光彩女學人
言雖慧不逮人學女言啁啁可駭我聞悲傷世由
女壞此土雖樂恐生罪悔一旦摧殘覓家不在

筆贊 並序

余拙於書性亦不喜書鸞筆者至買數管屬草槩
而已今年余教授江干於篋中得敝筆數十管皆
秃不能書因投之江中爲作贊曰

吾不世如人道之恆世不吾如有中書君世亦有
之君寃莫伸惟余甚駭得君益傾傾豈君故我生
不辰君鋒甚利余脫其精君思橫溢余盡其心君

徒以名余不布聞人皆去余日賤且貧君寫我憂
寒暑晦明付爾江流與水同清昔在紙上滔滔有
聲今歸渤海猶自奔騰蓬萊瀛洲神仙所居其中
奇怪視我何如

南山集卷終十二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

南山集卷十三

桐城戴褐夫著

紀行

乙亥北行日記

六月初九日自江甯渡江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要與同人燕余以費用不給未能行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少頃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至江甯閘登舟距家數十步耳舟中揖別諸友而徐氏兄弟復送至武定橋乃登岸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是日風順不及午已抵浦口宿大山家大

山有他事相阻不能卽同行而江甯鄭滂若適在大山家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告我曰吾子冒暑遠遊欲賣文以養親舉世悠悠詎有能知子者使吾術若成吾子何憂貧乎余笑而頷之明日宿旦子岡甫行數里見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於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間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鳴犬吠余顧而慕之以爲此家之中有萬物得

所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明日抵滁州境過朱龍
橋卽盧尙書祖將軍破李自成處慨然有馳驅當
世之志過關山遇宿松朱字綠懷甯答元彥從陝
西來別三年矣相見則歡甚徒行攜手至道旁人
家縱談村民皆來環聽良久別去過磨盤山山勢
峻峭重疊盤曲故名爲滁之要害地是日宿岱山
舖定遠境也明日宿黃泥岡鳳陽境也途中遇太
平蔡極生自北來薄暮余告圍人數日皆苦熱行
路者皆以夜當及月明行也乃於三更啟行行四
五里見西北雲起少頃布滿空中雷電大作大雨

如注倉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濕行至總舖雨愈甚
徧叩逆旅主人門皆不應圍人於昏黑中尋得一
草棚相與暫避其下雨止則天已明矣道路皆水
瀰漫不辨阡陌私嘆水利不修天下無由治也苟
得良有司亦足治其一邑惜無有以此爲念者仰
觀雲氣甚佳或如人或如獅象如山如怪石如樹
倏忽萬狀余嘗謂看雲宜夕陽宜雨後不知日出
時看雲亦佳也是日僅行四十里抵臨淮使人入
城訪朱鑑薛值其他出薄暮獨步城外是時隍中
荷花盛開涼風微動香氣襲人徘徊久之乃抵旅

舍主人宿明日渡淮先是臨淮有浮橋往來者皆
傾之及浮橋壞不修操舟者頗困以爲奸利余既
渡欲登岸有一人負之以登其人陷淖中余幾墮
岸上數人來共挽之乃免是日行九十里宿連城
鎮靈璧縣境也明日爲月望行七十里而宿荒莊
宿州境也屋舍湫隘牆壁崩頽門戶皆不具圉人
與逆旅主人有故因欲宿此余不可主人曰此不
過一宿耳何必求安余然之是日頗作雨而竟不
雨三更起主人苛索錢不已月明中行數十里余
患腹脹不能食宿褚莊館十七日渡河宿河之北

岸夜中過閔子鄉蓋有閔子祠焉明孝慈皇后之
故鄉也徐宿間羣山盤亘風氣完密而徐州濱河
山川尤極雄壯爲東南藩蔽後必有異人出焉望
戲馬臺似有傾圮昔蘇子瞻知徐州云戲馬臺可
屯千人與州爲犄角然守徐當先守河也是日熱
甚旣抵逆旅飲水數升頃之雷聲殷殷起風雨驟
至涼生渴乃止是夜腹脹愈甚不能成寐汗流不
止明日宿利國驛憶余於己巳六月與無錫劉言
潔自濟南入燕言潔體肥畏熱而羨余之能耐勞
苦寒暑距今僅六年而余行役頗覺委頓蹉跎在

其精力向衰安能復馳驅當世撫髀扼腕不禁喟
焉而三歎也明日宿滕縣境曰沙河店又明日宿
鄒縣境曰東灘店是日過孟子廟入而瞻拜欲登
嶧山因熱甚且渴不能登也明日宿汶上往余過
汶上有弔古詩失其稿猶記兩句云可憐魯道遊
齊子豈有孔門屈季孫餘不復能記憶也明日宿
東阿之舊縣是日大雨逆旅聞隔墻羣飲拇戰未
幾喧且鬪余出觀之見兩人皆大醉相毆於淖中
泥塗滿面不可識兩家之妻各出爲其夫互相詈
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羣飲誠非無故明日宿荏

平又明日過高唐宿腰站自在平以北道路皆水
瀰漫每日輒紆迴行也聞燕趙間水更甚北行者
皆患之二十六日宿埠城夜夢裴媪媪於余有恩
而未之報今歲二月病卒於家而余在江甯不及
視其含歛中心時用爲愧恨蓋自二月距今入夢
者屢矣二十七日宿商家林二十八日宿任丘二
十九日宿白溝白溝者昔宋與遼分界處也七月
初一日宿良鄉是日過涿州訪方靈皋於舍館適
靈皋往京師在金陵時日與靈皋相過從今別四
月矣擬爲信宿之談而竟不果及余在京師而靈

舉又已反涿途巾水阻各紆道中行故相左蓋自
任卸以北水泛溢橋梁往往皆斷往來者乘舟或
數十里乃有陸陸行或數里或數十里又乘舟昔
天啟中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與北方水利
彷彿江南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良可嘆也初
二日至京師蘆溝橋及彰義門俱有守者執途人
橫索金錢稍不稱意雖襍被俱欲取其稅蓋權關
使者之所爲也途人恐滯滯甘出金錢以給之惟
徒行者得免蓋輦轂之下而爲禦人之事或以爲
此小事不足介意而不知天下之故皆起於不足

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襪被書籍爲邏者所開
視盡濕泥塗被體抵宗伯張公邸第蓋余之大京
師至是凡四而愧悔益不可言矣因於燈下執筆
書其大畧如此

庚辰浙行日記

歲己卯冬鴻臚寺少卿兼戶部科給事中保德姜
公奉命督學浙江貽書於余欲余入幕中贊理其
事庚辰五月抵任其公署在嘉興是月十五日遣
一役及一僕至江甯相迓余於十八日由虎踞關
出太平門是日天氣頗暑而道邊多樹陰余時時

下肩輿憇於樹下私自念年近五旬而無數畝之田可以托其身終歲傭書客遊閉門著書之志將恐不得遂爲之慨然泣下姜公頗知余或能成余志窮生妄念駸駸乎動又不覺自笑也是日宿龍潭過中山王及岐陽王墓塚木森然墻垣無恙蓋兩家子孫尙多歲時上塚修葺不似孝陵之荒涼也十九日至鎮江登舟宿丹徒鎮二十一日宿戚墅堰二十一日泊虎丘登岸遇六安州楊希洛坐可中亭下談良久二十二日未至平望二十里宿二十三日昏夜到嘉興姜公見余至大喜命酒歡

飲且曰吾知子甚深校閱之事一以委子他酬應
文字亦惟吾子是賴吾子平生著書之志吾亦當
爲子成之閱三年旣滿任而公之言頗不讐浙中
文風敝極而士習偷薄爲他省所未有外間知余
專校閱之事而素忌余論文之嚴深懼其不售又
知余之不可以私相干也於是嘉興湖州兩府之
士多造作蜚語以搖姜公而冀余之去也胥役某
姜公所愛信亦忌余在內不得行其奸於是表裏
爲讒言姜公始亦不能無動尋察知其妄也任余
益專而姜公公且明之譽遠邇無間言輕薄之士

及猾吏自是不敢爲飛語且相與頌之而文風亦稍稍變矣嘉興試事旣畢於八月初六日往湖州是日大雨余坐肩輿出城衣盡濕登舟宿平望明日到湖州行署署狹隘甚同行者多人各數尺地殊不可一朝處九月初四日始得往杭州是日宿菱湖泊奎章閣下明晨登閣望之菱滿湖中人家約數千岸上皆桑樹蓋東南蠶桑之盛莫過於湖州而此地烟水茫茫兼收菱芡之利其風景甚可樂也是日行數十里望見杭州諸山宿北新關初六日入舉場蓋杭州校士舊有公署而日就傾

圯不可居故督學校士卽在舉場也十月初五日
乃得暇出遊西湖觀所謂十景者徧遊飛來峯冷
泉亭靈隱韜光及靈泉之勝薄暮還署初十日出
草橋門渡錢塘過蕭山十一日至紹興紹興行署
爲故提督田雄府田雄乃明末副將執安宗以降
於本朝者也其府甚壯麗相傳其楹帖一聯有曰
手擒三天子身總五諸侯蓋雄旣執安宗復執潞
王走魯王或曰隆武之敗雄亦在師中魯王亦嘗
監國雄所指三天子謂弘光隆武及監國也降後
部下有五總兵愛其節制故云十一月初三日謁

禹陵有窆石亭碑文韓揚撰天順六年也岫樓碑
御史王紳立嘉靖二十年也陵下有太禹碑亭陵
旁有泉曰飛泉碑卧地初五日登府山遊蘭亭初
七日自紹興啟行泊舟舞陽侯廟換小舟遊吼山
及樂壽葦還舟宿初八日初九日所過爲上虞餘
姚初十日過西壩壩左右各豎一柱各繫索挽舟
使上旣上縱而使下若輓轡然是日至甯波二十
八日過鄞縣署縣令姚君鏡余同縣人留余飲夜
二鼓乃還二十九日啟行還嘉興十二月初二日
過北新關初三日至嘉興是時幕中賓客有漢陽

王孟穀溧陽周簡如丹徒張鶴天各辭姜公歸余亦欲歸江甯經理家事姜公與余及周張二君期俱以正月復至初九日余與三君同舟行初十日至閩門大雨不得登岸是夜風雪大作凡八日乃止舟頗不得行孟穀畱吳門不卽歸簡如至無錫先別去余與鶴天至丹陽乃別十五日自丹陽僱肩輿行雪更甚深且數尺彌望皆白真奇景也十七日到虎踞關寓舍

辛巳浙行日記

余以再赴督學姜公之約於正月初八日啓行策

蹇驢宿旬容次日至丹陽賃舟是時各官以賀新
歲往蘇州謁巡撫舟盡賃去薄暮乃賃一小舟僅
如葉晝夜行十一日至吳門宿友人汪武曹家次
日晤顧俠君顧有常晚乃登舟十三日至嘉興時
姜公已發檄試嚴州十九日啓行二十日泊新馬
頭二十一日渡錢塘順風行五十里次日過富陽
宿桐廬又次日未至嚴州五六里宿二十四日大
雪至嚴州先是余已嘗登釣臺慨想子陵皋羽之
風節至是聞有石洞距城二三十里許洞門左右
各有石如樹一爲桂一爲楊梅枝幹果實無一不

似此奇景也余與幕中諸人皆銳欲往觀而胥吏以夫役不便爲辭姜公信之遂不果往二月初八日啓行往衢州歷蘭溪龍游初十日未至衢州二十里日宿樟樹灘登岸觀樟樹蓋千餘年物歸以告姜公公亦往觀之歸曰吾嘗至南京過溧水行署內一古桂更大於樟樹花開時香聞十里此樟尙未爲奇也十一日至衢州十二日游爛柯山二十三日啟行往金華是日仍宿樟樹灘次日順風行一百八十里次日大雨宿金華城外又次日入行署署在唐爲州治宋爲保寧軍節度府元初

改浙東道置憲司大德六年改廉訪使明改爲御
吏行臺內有宋崇寧五年御書手詔碑御書籍田
手詔碑皇子節度使加魏王詔書碑又有浮槎圖
石刻常中丞和陶諸詩石刻騎牛圖石刻方直指
規吏石刻又有植松碑記金華山水秀絕所謂仙
洞者尤奇皆不能往遊爲之嘆息三月十四日啟
行往處州是日宿永康次日宿縉雲此兩縣峯巒
峭拔途徑曲折幽深山花粲發彌望不窮昔人稱
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正不逮此遠甚也十六日過
桃花嶺至處州爲先高祖宣遊地郡志皆不詳矣

三月三十日大雨啟行往溫州是日登舟舟小僅能載兩三人行二十里至青田界雨後羣山皆有瀑布次日過青田薄暮至溫州四月十三日遊江心寺十四日登望海亭十七日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三十里至館頭陸行宿樂清次日宿大芙蓉次日遊鴈蕩次日宿黃巖次日至臺州連日皆重嶺絕巘肩輿不可上則徒步行力疲氣喘時時坐地憩息額汗滴於地若雨點然幕中諸人皆相與歎息以爲勞苦其形體以爲他人何益也余曰藉是以徧觀佳山水不亦可乎五月初六日登巾山

初七日遊東湖中有雙忠祠祀方正學及東湖樵
者初八日啓行往甯波蓋歲試已畢而科試又自
甯波始矣是日宿朱罍次日宿甯海謁正學祠觀
義井途中見耕耨者皆裸體匍匐田中良苦甚憫
之次日宿奉化次日至甯波甯波行署湫隘畧似
湖州二十二日仍飲鄞縣署中六月二十三日啟
行反嘉興二十五日過曹娥江登岸入曹娥廟娥
有塑像見羣婦女執扇扇之余問之居人居人云
此地婦女有所祈禱必執扇扇娥其扇之數或以
萬計或以千計皆預定於家擇日入廟焚香拜而

扇之扇已復拜余問其義安在則云娥以溺水死其衣皆濡濕今扇之使乾娥之神必來佑也余聞之爲一笑次日過錢塘泊新馬頭次日過石門次日至嘉興七月初九日啓行往湖州十一日至湖州會姜公病試事稍濡滯至八月初七日乃得啓行往杭州次日至杭州九月初九日啓行往紹興是日觀潮相傳錢塘之潮以八月十八日爲盛過此則漸減矣及是至江干問居人曰今日有潮否乎居人曰數日間潮甚盛不異八月十八少頃卽至矣俄望見海中橫一白痕已而痕漸高已而痕

漸有聲聲漸大距余立處約計十里許江中波浪
接天聲怒發如萬鼓齊鳴及至余立處則雷轟雲
捲平地皆爲震動真奇觀也潮退乃渡江次日至
紹興姜公病復作試事又緩至九月二十四日乃
得啟行往臺州是日舟行宿三界會稽上虞嵎縣
交界之地居民數十家次日至嵎縣嵎縣水與娥
江水通卽剡溪也次日陸行四十里至新昌遊南
明洞次日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天臺縣次日遊赤城
及天臺諸勝而石梁之旁有曇華亭亭內塑關壯
繆像及賈似道像相對立亦一異也次日日行九十

里至臺州是十月初二日臺州城甚峻峭下臨溪
溪與海通前此之來從西門外過浮橋入城此則
自西來緣城行仍入西門十二日復登巾山是日
有羣雀鬪於署先是簷隙有數雀巢焉至是忽有
二雀來爭相與鬪鬪不勝則各引雀數百來互相
鬪雀怒則羽毛皆張嘴爪及翅皆用爲擊搏往往
羽毛有飄墮者嗥噪至日暮乃已十三日啟行往
溫州次日宿黃巖次日宿大荆余欲再入鴈蕩姜
公不可次日宿大芙蓉次日宿樂清次日至館頭
登舟乘潮行晚至溫州溫州濱海海舶泊於城外

者帆檣相屬不絕甯波亦然北憂則在他日而當事者漫不以爲意也十月二十七日啓行往處州次日過青田次日過石門洞距青田七十里登岸往觀馬兩石豎道旁如門石壁甚峻峭飛泉自上瀉下亦多有奇趣是日宿海口次日至處州十一月初九日遊三巖洞初十日啓行往金華是日宿縉雲次日宿永康次日至金華十一月二十四日啓行往衢州是日宿蘭溪次日遊塔山趙氏園又至城隍廟觀鳳尾樹次日過龍湫二十里宿次日風順日午至衢州十二月初六日啓行往嚴州次

日未至蘭溪而余有僕自桐城來相遇於此知友人方百川病卒爲之大慟次日至嚴州十九日啟行返嘉興凡六日乃至是時歲科兩試皆畢諸人次第散去余與上元張兆人同舟反江甯凡八日乃至未及逐日記其宿處也

丙戌南還日記

丙戌四月余自京師南還十四日使僕賃車十五日諸友來送者鹽城成永健寶應喬從烈睢州湯之旭石門譚有年而江甯蔡學洙臨清徐恕則使使來送居停主人趙景行及門人趙繼忻趙畢元

投於地而臥良久天乃明行數十里至沙河沙深
沒馬腹馬畏之往往車不能行是日行一百二十
里過臨洛宿邯鄲臨洛道中有冉伯牛墓邯鄲有
黃梁仙蹟而車夫先所與偕來者二人自是不復
見矣二十四日行一百里過磁州柳陰夾道數十
里不絕蓋北人不好種植而南人官於北者多種
柳取其易生也是日始聞鶯聲渡漳河望銅雀臺
宿安陽之豐樂店二十五日過彰德湯陰湯陰城
外有碑曰宋武穆王岳氏先塋城內有坊曰宋岳
忠武王故里是日宿濬縣之宜溝驛凡一百一十

里二十六日渡淇水過淇縣宿汲縣凡一百一十里道中有比干墓二十七日過延津道中有碑曰陳平張倉故里凡行一百一十里宿封邱之于家店距黃河不遠矣明日啓行余坐車中假寐旣覺見所行非大路也問車夫車夫曰此捷徑可省二十里余密語二僕此可虞也各執利器備之蓋自磁州以南土肥而連得雨故麥皆有秋至是刈麥者相望而人家亦頗稠密車行往往無路或行麥田中輾轉達於黃河之岸而前此屢經雨路多泥滯前後左右往往有淖不可過也車夫不辨路

東西所向輒策其馬使東東復策使西馬不知所爲則絕鞞而奔阻於淖而止車夫徐行至其前拊其背抱其項誘之來使就轡既就轡仍鞭之馬負痛復逸如是者數焉余與二僕皆下車行車凡陷於淖者三四盡去車之所載身之良久乃得起一居人爲指示大路薄暮乃得達是日約畧行百餘里乃達大路則距昨日所宿僅二三十里耳盡日不食饑且疲車夫時時日余怒曰沙河誤我事余佯爲不聞至是益信其爲老爪之黨而此日之小徑行實欲速反得紆迴非有他也明日早至黃河

岸無渡船候之日中乃得渡高岸重疊直接於開
封黃河故道依稀可見蓋開封濱於河河勢高而
地勢低故崇禎間致爲盜所灌今河旣徙而泥沙
淤塞地勢遂高嗣是汴梁可無河患矣是日入城
宿逆旅蓋開封旣遭河決城郭人民盡沒後於舊
址築城加高而今城中之人皆遷自他方者所居
之屋其下數尺或一二丈皆舊時人家居人爲屋
往往掘土取磚石或問得金銀云是夜車夫告去
余乃免於警備三十日往謁巡撫汪公公與余爲
二十年舊交而力不能賑余之困乏是日酌飲酒

在坐有濱州人李君自言三爲縣令而皆不得善地且備言爲令之困余不日卽當爲令頗欲行其志於一縣聞李君言逡巡不敢決矣明日開封府徐公來訪蓋臨清進士徐恕有書及之意甚欵洽每暇輒召余飲備言中州州縣之困甚於李君所言又自言曾官雲南有上官樹其枝葉花類梔子香亦如之每花十二瓣其年閏月則多一瓣又騰越州香櫟樹所結實旣黃而不及摘者至明年春復青冬復黃雖經多年終不自隕落此二樹者素未嘗聞故記之時在坐者有德清徐公聖可五月

初三日余辭汪公南行公欲留余幕府而余有他
事欲至吳門期以九月復至汴於是乃出徐公曰
時已迨暑難陸行也吾已賃舟於周家口君與徐
君同舟去爲善是時水涸周家口去汴三百餘里
乃賃車於初四日出城徐公使人送之郊外是日
宿陳畱陳留令許遇余友也往訪之適值其召丞
尉及司教司訓飲酒余遂入座中飲甚酣初五日
行一百二十里過許宿扶溝之李家潭初六日行
一百一十里至周家口道中見居人頗勤於地利
夾道植桃凡數十里不絕實且熟纍纍然垂樹上

彌望無際周家口屬商水先是徐公已使人在舟
中相送矣余與徐君登舟遂辭徐使去初七日未
行初八日行九十里泊襄城之淮方口是時水涸
過灘甚艱險往往相視咫尺踰時不能過余與徐
君上岸行一二十里至淮方口候之夜將半舟始
至初九日行六十里泊界口初十日行九十里泊
潁州之界牌集十一日行八十里泊潁州之河溜
集十二日行九十里泊潁上十三日行六十里泊
正陽關關不開至十六日始開關順風行九十里
泊壽州之下蔡十七日風不順行可四五十里泊

處不知名鄰舟落落無多頗有警徐君終夜不成寐十八日行一百八十里泊長淮衛十九日行四十里泊臨淮二十日順風直抵盱眙先是余與徐君計之舟過洪澤湖風濤險惡而舟甚輕尤難行莫若自陸路至揚州爲善也明日早各使一僕登岸各賃肩輿一驢三午後始回云有牙僧者任其事金已付矣約以明日行二十二日凌晨驢至而肩輿不至問牙僧則云輿人者既得金則逸矣盱眙令周振舉與余舊相識則往拜之告以故周君笑曰倘非此事君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乎愈召

徐君及縣人李嶠瑞相與飲於署談甚歡李君與
余爲同年貢於成均者也明日周君薄責牙儉而
使人賃肩輿二余輩乃得成行宿天長之張官舖
比九十里是日始見陂塘堤堰男婦俱下田分秧
宛然江南風景矣二十四日行九十里宿天長之
人和舖二十五日行九十里至揚州是日蒸甚輿
人流汗且喘余憫之或徒走或賃驢行旣至余與
徐君各賃一舟余入城訪友人吳菘洪鉞此兩人
者皆徽人而客於揚也宣城程元愈客於吳氏皆
相見畧述契濶卽辭登舟明日諸人至舟相送卽

開帆至三义河泊舟登岸是時造有行宮一僧導
余入徧爲之指示復登舟至江干見無風波遂過
江泊丹徒之新里二十七日行百數十里泊無錫
二十八日抵蘇州寓舍

南山集卷十三終

邑後學張仲沉校刊

子遺錄序

京師遇桐城戴田有讀其文超卓有雋氣無時俗
鈔錄經傳及柔曼膚滯之態既又出所著子遺錄
示余蓋紀其邑被兵始末而勞及江淮楚豫秦晉
大勢上自文武大臣賢不肖用舍廟算得失下逮
匹婦節烈一介下士之才莫不觸緒引類錯綜聯
貫以著其詳予嘗以爲上下不同心中外不一體
小人私而君子未必公使不肖者借口而賢才不
得盡其用天下魚爛癰潰坐視不可救藥此明之
所以亡而田有於一邑紀載中具見原委豈特賞

其文筆之工已乎且夫撫之功大於勦而和不如
戰所從來矣然各有時宜難以例論賊勢旣成驕
獷譎變未經大創烏可言撫已旣不能制人戰不
勝守不固又有心腹大患而與己敵者誠心百計
請利指天誓日心而願休息者此數事何必不聽
蓋與龔遂宗澤諸人時勢相去不啻天壤乃大臣
無識不能確見其是非身任天下之利害拘牽成
說避文網畏懼効依違拱手聽社稷自爲安危而
言官冥悍無息憚惟陽以大言樹威陰以恩仇報
復快其私嗚呼使當日諸臣赤心同憂國恤去門

戶任賢才揆情通變定和議於外合力據險出奇
勦賊於內內外既甯民得休息不出十年天下可
以復定甲申三月之禍何由而成哉嗚呼此予序
予遺錄所爲掩卷撫膺長太息者也北平王源序

銷卯金子張角一派黃巾刻典午于孫恩幾番白
及楊花欲落朱粲肉食萬人李子將殘黃巢血流
千里鎗舞梨花雨宋社全傾座燒白蓮香元氣突
起嘗歷徵乎往恨尤莫慘乎前朝焰助權璫殿上
聚元黃之戰冤沉鈎黨城中盛水火之爭加以饑
饉洊臻因之兵戈歟動根株西北瓜蔓東南狐嘯
滿於河山狼烟徧於草澤鬻生秦甸長楊與細柳
俱焚殃及晉鬪倒馬及飛狐齊破驚游魂於瀟澗
枯骸高砥柱之峯泣戰鬼於荆襄碧血湧洞庭之
浪以暨紛紛操挺賊火兼照畿南處處揭竿官軍

半摧江右刀剖紅顏之腹助彼笑歌鎗穿黃口之
臀觀其啼舞茫茫赤地四野無烟蕩蕩青天千尋
少路渠魁殲而又起山寨滅而重興迨至猛極張
燕及乎雉加李特閭闔盡遭塗炭宮闕悉化烟灰
出金盃於人間那知陵寢倒銅盤於天上安問神
仙漢上猶多命歸屠狗汴中龍起城付波臣摧殘
玉葉金枝酒吞福祿陷徧薇垣椒掖錢改永昌地
裂天傾直使妖纏皇極山崩日蝕宵徒禍及方隅
已哉吾友戴君田有名高虎觀才匹龍門熟千古
之興亡探微抉奧負三長之學業撮要搜奇豈僅

一邑災殃直寫普天怨毒惟茲桐城縣地屬江淮
界連楚豫賊烽剽忽如豕突之難當寇勢張皇非
狗偷之易測雖十年之久力捍千端而百折之餘
寃沉九死若者戰若者守塗腦何人誰主糧誰主
兵抒肝奚自某某屬睢陽之齒某某斷巴郡之頭
某某訂飲於黃龍某某解圍於白馬他若星占夢
兆無細不收其餘物怪人妖有微必錄蒼涼一帙
洋灑千言嗚呼涓涓蟻漏釀就江河點點螢光焚
殘梁棟誰司國柄徒立戶與分門孰悞軍機致養
癰而流毒假令當日者同懷國恥文臣果不愛錢

仰答君恩武士盡甘裹革則單身而擒方臘豈少
其人八日而破楊么甯無是事橫刀追擊千夫辟
易於寄奴匹馬臨戎百萬迎降乎益子三更來洄
曲鵝鴨盡助軍威萬眾戰昆陽虎豹齊驚敵愾用
兵止兵而兵無再試以賊攻賊而賊不患平又何
至赤眉肆虐碎十五國之山川黔首罹殃喪三百
年之宗社也耶然則茲一錄也宇宙劫灰古今法
鑑防艱危於無象灼治亂之有原陰雨綢繆思廟
謨之宜急悲風雜沓較國史而加詳云爾同學休
甯汪灝拜稿

褐夫氏以董醕賈茂之才具盲左腐遷之識太冲
作賦紙貴洛陽伯玉碎琴聲聞輦下詞場酒社爭
傳驚座之名歌院禪房咸誦偷樓之句顧韓昌黎
文高八代不上宰相之書趙元叔望重一時直達
司空之座余生同里閤誼託姻親不徒八拜之交
兼有耦耕之約計十年而屈指總四海以爲家奚
以爲生都是記室書傭之職何從得見不過郵亭
馬上之時頃以萍踪相逢燕市年增興減都非少
日之豪狂耳熱酒酣各問別來之著作作出囊中之
珠玉驚目底之琳瑯更捧一編用申三嘆蓋子遺

錄之所作而褐夫兒實具苦心也吾桐界連楚豫
地通舟車當朱室之衰微值黃巾之擾亂三里之
荒城如故不同國破山河千冢之煙火尙存豈嘆
城春草木諸賢之功績不少後人之感戴難忘不
有茲編誰能永頌余追維先澤空傷往事之艱急
付梓人欲備採風之用至其文心之細筆力之奇
上自宮中府中興亡得失之機下至匹夫匹婦死
生榮辱之故大書特書可傳可久崑繩固已及之
而小子何多贅矣同里方玉正撰

南山集卷十四

桐城戴褐夫著

子遺錄

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餘里一面濱江而羣山環之山連亘千餘里與楚之蘄黃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間諸州縣壤地相接犬牙錯處雖山川阻深而人民之所走集皆爲四達之衢桐之西有嶺曰掛車東有關曰北峽皆險阻地昔者三國時吳人所以圖曹休也凡桐之境西至於潛山又西至於太湖宿松西南至於蘄黃南至於安慶桐卽安慶

之所屬邑也東至於廬江無爲州東北至於舒城
又東北至於廬州鳳陽北至於六安英霍又北至
於光岡自前世天下有變桐必受兵明高皇帝起
江北定中原王迹實由此興而建都南京則桐爲
王畿內地自是天下承平日且三百年桐士大夫仕
於朝者冠蓋相望而持節鉞爲鎮撫者徧天下四
封之內田土沃而民殷富家崇禮讓入習詩書風
俗醕厚號爲禮義之邦當萬厯晚節天子倦勤而
士大夫文恬武嬉抑又甚焉凌遲至於崇禎天災
流行盜發秦隴天下爲之騷然而所在奸民皆思

乘機爲變崇禎三年桐四野鬼哭四年有烏集於四郊其形如鴉其色赤有史生者遼東人也舉家遷桐數年矣見而歎曰兵火其將作乎是爲火鴉也其兆之矣遂挈其家去五年東門外地湧泉如血七年八月縣人黃文鼎江國華反先是縣士大夫類多長者皆有德於其鄉而民莫不畏官府敬士大夫迨天啓崇禎中世家鉅族多習爲淫侈其子弟僮奴往往侵漁小民爲不法於是奸民積不能堪而兩人遂爲亂首燒富家第宅掠金錢建旗幟營於北門之外司理薛之垣自皖來與賊誓於

神而去安池兵備副使王公弼率其將潘可大討賊次於練潭不敢進賊勢益張當是時縣人職方郎方孔炤致仕家居得民心亂人獨不犯職方家職方因誘致亂人而盡殺之王公弼聞桐亂已定乃帥師如桐而賊警適至桐人因留可大駐桐防守是年蜀之筠連人楊爾銘來爲縣令爾銘年少有奇才爲桐七年民愛之如父母禦寇治兵皆有法度桐之不亡由前後兩縣令之力居多兩縣令者爾銘之後爲張利民也其後明亡爾銘棄官流落江湖以死而張利民逃匿山中不出桐之父老

至今歌思之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犯桐先是流賊起秦中渡河出燕南河北皆苦之然而京師峙其北黃河繞其南賊禍不能遍天下也賊入晉而秦以爲功賊入豫而晉以爲功行間大吏大抵皆玩愒縱賊賊禍遂不可支矣當賊之渡河而南也河南巡撫元默不爲備賊乃乘堅冰自澗池渡河河南郡縣皆陷浸尋及於鳳泗而江淮楚蜀之間處處皆賊矣賊之眾且百萬蔓延往往千餘里不絕或曰三營或曰五營或曰十三營名號甚多不可得而詳書也而張獻忠尤爲兇殘且狡羣賊多附

之潘可大兵單弱不能禦寇楊爾銘與縣士大夫
謀設守每陴十懸高燈一二十火毬一五十置一
小砲百一大砲譙樓下各貯火器招募勇士百餘
人助潘可大守城而賊前已破鳳陽趨舒廬長驅
至桐矣初賊在河南也縣人孫晉爲給事中告於
兵部尙書張鳳翼曰羣賊今且逼鳳泗矣鳳泗破
桐皖其必不免爲之奈何尙書笑曰公江南人也
何憂賊乎賊秦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
賊不犯江南決矣人有聞者皆笑之至是賊至桐
潘可大接戰於東郭外兵敗死者百餘人賊射可

大馬中之馬蹶而可大顛部卒劉應龍以己馬付
可大乘之而走將入門可大又墜地賊急追之應
龍持矛與賊騎戰於衢隘殺賊五六人賊不能前
比賊殺應龍鞭其馬進則城門已闌矣是爲乙亥
正月二十七日也先是賊所至皆用土著爲嚮導
以故道路曲折及虛實堅瑕莫不盡知之由此勢
如破竹桐之奸民已前死無與賊通城以故獲全
明日賊奮力攻城以巨絙聯木板藏其下負以趨
名曰木牛鑿城城堅不能入城上人以大石擊之
多傷又造梯數十長數丈擁至城城上砲石擊之

不能進於是焚居民屋舍風烈火舉守陣者不能
逼視乃鼓譟欲登城又射却之而乘間下擊殺賊
數百凡攻三日不能破乃求賂請罷去而徼人黃
仙崖獻袍以木爲之貯以火藥裁火線請謬謂以
金寶給賊而先以真者餌之賊喜遂以砲數千百
懸而下賊爭取之至賊手火發皆糜碎於是賊度
不能攻遂拔而西去至潛山城外居民死傷者數
千人嚮者煙火萬家至是幾盡矣賊殺人之慘不
可勝言嘗掠民間一婦有美色賊渠置之座上飲
以酒婦覆酒擲杯於賊面曰吾良家子女不幸落

賊手速死爲幸安能從賊飲乎且泣且詈賊大怒曰姑勿殺吾當眾辱之旦日縛婦於河橋之柱裸而磔之寸寸以解城上人望見無不流涕者自賊西去楊爾銘移文上官叙潘可大城守之功而請恕其敗兵之罪於是可大駐桐川故爾銘進父老諸生而告之曰今賊雖已西去而飄忽不可測城守之事常與父老諸生早計之於是諸生邱山等及父老百餘人具十議以進一修城門一增寓舖一修女牆一請援兵一備兵餉一嚴偵探一設常住兵一核文移一詰奸究一增火砲藥弩爾銘曰

兵食及移文往來其權在上官常往請之餘縣中
可自辦也於是諸生往蘇州謁撫軍張國維請增
可大兵一千二百軍資餉金取給於正賦而給砲
大小共二百餘上下文移俱有輪環字號蓋賊是
時多於途中劫取文移詐爲官兵入城城往往陷
以故文移尤宜謹焉五月上命史可法監安廬軍
可法大興人起家進士嘗著惠政於關中異時故
有安池兵備道而池在江南安在江北當賊亂時
池懸隔大江不懼賊禍於是朝議改安池道爲安
廬道駐廬州可法有大將才痛自刻厲與士卒同

甘苦大小數十百戰俱以己先三軍可法馳驅江淮間衣不解帶輒至十餘日軍行不具帷帳襪被當天寒討賊夜坐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往往成冰欠伸起冰霜有聲戛戛然敬士愛民所募健兒俠客皆得其死力雖古名將莫過也八月賊眾萬餘人自豫偃鳳陽潁亳大震史可法命總兵許自强率兵五千守桐而自引兵三千至廬州當賊賊自潁亳入英霍山中出舒至桐可法回軍駐北峽關與許自强爲犄角賊復由英霍走黃麻十月賊由黃麻走鄖陽又轉入太湖潛

山史可法率潘可大等禦之於潛山賊又入英霍十二月許自強率吳淞兵三千與可法駐北峽關是時流賊李自成等圍滁州明年正月總理盧象昇總兵祖寬大破賊於朱龍橋滁州圍解天子以賊勢蔓延建牙之吏不足任討賊於是以太監盧九德率京營兵征豫楚諸賊而以黃得功未紀隸焉黃得功者遼東開原衛人起家行伍生有神勇殺賊賊不敢逼視得功一部皆爲精兵每與賊戰輒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得功威名震於賊中賊相戒勿與黃將軍苦戰一

時名將如曹文詔早死不竟其功而左良玉養賊
自重迄以亡國鄧垓許自強輩尤齷齪庸懦不足
數而盧九德惟賄是徇賊急輒募羣僧誦佛號以
祈免死於是江淮之間以得功爲長城矣賊開京
兵之出也其在豫鳳者多奔楚二分其軍一犯德
安一趨江北據山扼險以英霍爲窟穴五月賊自
英霍出掠潛山可法禦之部將朱三才斬賊首數
十六月賊夜襲可法營遇伏走當是時關外有警
兵部因移制府洪承疇於薊遼盧象昇於宣大而
以熊文燦爲總理文燦畏與賊戰一意招撫賊弄

文燦文燦莫之知賊由是犬橫十二月賊由黃麻至潛山明年正月至桐潘可大守桐史可法守皖先是賊之至也沿途剽掠而已至是深山大澤鄉村聚落皆賊騎充斥人死無算近山者逃入深山林木叢薄天雨凍死又或聞小兒啼聲搜捕無得免者於是人多自殺其兒惟濱江湖者泛舟而逃乃免而縣中巨族多有渡江而南者賊至西山山之阿故有老嫗鄰女多奔嫗家避匿居有頃人報賊且自山外來諸婦女皆懼涕泣不知所爲嫗曰以吾一人死而易若等生若等速走毋涕泣爲也

因扶杖出曰旦日當於某地覓我嫗遂至路口賊尋至曰嫗亦知此間有馬牛女子乎嫗曰知之賊曰導我往不然且殺嫗嫗乃前行羣賊隨之嫗故紆迴引賊他往凡數里不前賊趣之嫗罵曰死賊吾向者誑若此間荒僻非有馬牛女子也賊怒拔刀刺嫗而去當嫗之誘賊去也嫗家婦女盡奔入深谷林薄皆免明日使人於某地覓嫗果在尙能言昇之以歸遂死賊至龍山居民斷溪橋賊不得渡執一男子使治橋曰治橋免爾死男子曰余一人生豈眾人遂當死耶卒不治橋賊殺之是時城

中設守嚴賊分騎野掠四封之內皆賊而盧九德左良玉黃得功宋紀皆急盧鳳不遑救桐史可法守皖恐其渡江而禁江上艫艨無泊北岸二月賊衆往攻皖至練潭知有備乃還二十七日北賊去遣民逃匿者聞賊去多出明日賊復回多捕殺之史可法引兵至桐路遇賊大戰救百姓千餘人以還凡男女死者十萬餘人被虜者不與焉史可法謂楊爾銘曰賊勢甚盛俱在光固賴毫間盤旋出沒安廬一帶兵單餉少何以克濟君與縣人當爲久遠計於是公議三策行之一立桐標營立官主

之賊去則偵賊來則守一築欄馬墻遶城外築土
墻使避難之民居之內以護城外以防賊一立堡
寨以遠鄉之民無可守之險無可戰之人輒至屠
滅乃相視險隘築堡立寨立長主之賊去則耕賊
來則守而於城四隅各築砲臺是年李樹結實如
瓜三月皖兵敗績於鄧家店叅將程龍潘可大等
死之初可法率程龍等禦賊於潛山夜聞二鬼哭
於幕下可法憂之至是兩將皆歿總兵左良玉過
桐兵二萬有餘輪蹄雜還絡繹百有餘里良玉留
三日軍於東郭外縣士大夫出謁之良玉曰賊就

撫者十之一擒者十二三戰死者亦十四五然而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荒政亂奸民無以爲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於地名曰買路以故軍中縱賊者多縣士大夫曰閩外諸君豈皆受賊賄乎良玉曰無不受也但良玉左手受金錢右手卽斷賊頭耳縣士大夫曰由將軍言觀之賊終不可滅乎良玉曰滅之亦無難也但今日者內外異心功垂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大患終必由此也四月總兵劉良佐率兵七千守桐良佐殺賊亦有

威名每乘班馬破賊故賊中稱之曰花馬劉云閩
四月賊大掠桐西而史可法方奔潛太之急桐之
與潛太皆爲豫楚之衝官兵與賊之往來者無時
無之而潛太兩縣舊無城郭以故受賊禍尤烈可
法欲築城於潛太與桐爲犄角量地授工築有日
矣而賊自英霍出掠潛山可法禦之賊小却凡十
餘日賊來益眾而官兵止二千餘人賊圍之數重
皖兵夜從間道往救之殺傷過當可法知救至乃
命部將朱三才奮勇大戰賊圍始解軍行至鷄鳴
賊復追之且戰且走乃全軍還皖至是可法爲桐

請救於鳳陽總兵牟文綬文綬率其兵來與劉良佐同拒戰於石井深入賊圍大戰不決軍中食盡楊爾銘使人呼於市曰官兵圍賊賊且敗矣軍中不暇作食縣人當速濟之於是人家各炊熟米麥數百餘車募壯士強弓勁弩護入軍中軍中既得飽食而縣人夜持火炬鳴金鼓出西門取山徑謀而前賊疑救兵且至遂解圍去是時廷臣議以安慶重地宜設一軍而以史可法爲巡撫割楚之黃麻豫之光固皆隸焉可法於是設五營以副將廖應登領兵一千五百爲前營杜先春領兵一千五

白爲左營李自春領兵一千五百爲右營汪鎮國
領兵一千五百爲後營以朱三才領兵一千五百
爲中營以某爲制勝營以某爲水帥營共萬餘人
而桐城當賊衝乃立桐標營以部將張翰主之張
翰江南人狀貌文弱而有勇力身任殺賊常棄大
營趨利可法甚重愛之可法部署既定因遂親巡
所屬之州郡問民間疾苦撫循軍士七月至桐城
而左良玉亦自舒至兩人杯酒論兵良玉曰勦賊
譬如逐鹿鹿之性善奔使前無所禦而第自其後
追之安能得鹿惟巨網張於前而利兵隨其後鹿

雖善奔不能逸也今豫楚之兵誠能禦之於前而江淮之兵追而捕之此逐鹿之術也明公與制府諸公共圖之良玉介冑之士嚴整部伍以聽約束而已居數日良玉西去而可法北巡廬六光固而還當是時豫楚諸撫軍皆以空名得節鉞無能爲國討賊可法無與其功名賊勢遂不可支矣八月賊自英霍分隊而出一走黃麻一走穎亳一走潛桐一襲廬江無爲州謀渡江史可法命廖應登扼舒城山隘杜先春扼桐城山隘別遣將守江命兵備副使湯道衡守合肥而自率南兵萬餘人禦賊

於潛山傳檄盧九德左良玉以兵來會賊走蘄黃而賊小袁營過天星等又謀襲六安可法引兵救六安賊復走英霍掠太湖十月潛太告急可法回軍來救遇賊於潛山賊小却頃之賊全軍皆至圍可法數重可法火器已盡賊圍之急可法斷梁柱如砲狀踰高向賊營佯欲擊之賊却可法因冒圍而出汪鎮國爲殿可法登舟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援之乃免可法以承恩爲守備明年爲崇禎十一年戊寅總理熊文燦受張獻忠降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巡撫方孔炤爭之尤力文燦不從已

而獻忠叛於穀城左良玉追擊之復縱獻忠去詔
逮文燦大學士楊嗣昌出督師嗣昌傳檄孔炤守
襄陽而調其標將與川沅兵合擊深入至香油坪
川沅兵失期不至遂敗嗣昌歸獄於孔炤孔炤罷
去自是嗣昌亦不能制獻忠矣盧九德守承天聞
賊在潛桐間遣黃得功來救得功出賊不虞殺賊
數百騎賊入山不出而賊中食饋時時自間道掠
鄉村朱三才率兵多捕獲之史可法以其間築潛
太城而桐亦築寨凡數十遠近之民暫得所棲泊
而諸寨先後皆破不能守也是時方孔炤亦發軍

資火器助桐城守一日宋三才飲酒醉握刀止馬入山中殺賊得功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得功怒提鐵鞭擊殺賊騎數百而還是時得功兵僅三千餘人俟盧九德至桐會戰而九德又入豫不能至得功軍舒桐間己卯春史可法以父喪歸繼可法者爲鄭三陽二陽行軍儀衛甚盛然惟怯不知兵賊皆擲揄笑之三月盧九德左良玉至桐四月張獻忠自蜀入楚左良玉奔楚之急盧九德亦援江南時朝議皖軍新設兵勢單弱不能控馭州郡於是設一兵備道駐太湖而以太湖知

縣楊卓然爲之卓然楚人與宰相楊嗣昌善嗣昌
之代熊文燦督師也薦之於朝先是卓然欲入山
說賊使降計未決無何而賊西自楚來縣人登陴
設守適二陽在桐聞賊至倉皇莫知所爲乃撤譙
樓大砲置署門外以備城破巷戰且以其所著陰
德書出示士民而戒民間勿捕傷禽鳥一縣中皆
笑之李蠱兒者諸生李充之僕也被虜逃回至城
下縋之以入二陽使人召蠱兒問賊中事甚悉賊
尋入英霍二陽忽斬蠱兒於郭外而以擒斬賊首
李重耳報聞又繪各堡寨圖奏覽謂星羅碁布足

以控制羣賊令其首尾受敵賊可旦暮平也當賊
既退二陽分兵入山名曰捕賊賊既去遠矣命所
過寨堡俱聽官兵出入於是寨堡多被掠諸生邱
山等謁二陽而懇之二陽曰兵之出征猶諸生赴
試兵入山叩寨堡猶諸生之赴試投逆旅主人也
叩寨卽云破寨投主人卽云劫主人可乎諸生遂
巡而退由是兵益驕庚辰夏四月賊掠桐之崆口
都司張翰死之六月皖兵大敗於楓香驛游擊杜
先春張士俊等死之七月鄭二陽命廖應登守桐
而以杜先春兵屬焉先春部將羅九武不悅由是

與應登有隙十月盧九德等駐桐先是楊卓然見賊盤踞深山欲說賊使降乃從十餘騎入潛太山中說賊勸其歸命賊渠與卓然握手飲酒甚歡曰曰吾等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因饑荒爲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爲忠義之士乎且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爲國家效死戮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輩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於是卓然舉手別賊而出告於鄭二陽二陽移文豫楚諸軍毋得殺賊賊亦禁焚掠以待朝

命盧九德還鳳陽黃得功駐廬州宋紀駐桐城楊
卓然入京師面見天子及公卿議之公卿皆曰賊
謀甚狡不可信穀城之變其明效大驗也且賊欲
擁眾仰食縣官歲費金錢鉅萬今東南諸郡縣死
亡過半土田荒蕪正供無有新增軍餉大半取給
江南何處更議增稅畝此事未易言也柵之人相
與謀曰往者賊眾四分剽掠勢如飄風不可捕捉
今賊聚軍於窮山之中且饑餒當此之時誠以楚
兵壁蘄黃豫兵壁光固南兵壁舒桐予黃得功左
良玉通侯印而拜史可爲法大將軍節制諸軍提

邊兵禁旅捲甲疾趨此滅賊之一時也乃黨禍方烈廷臣日以門戶相爭漫不以賊爲意辛巳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是時桐有征糧之擾先是朝議以禁兵在舒桐間卽以桐城糧米給禁軍而以戶部主事方煜來徵發自兵起土出多荒歲復饑民死亡過半桐之遺民竭力以供正賦而戰守之資不與焉至是方煜督之甚急楊爾銘不能卒應請少緩之方煜不從一日爾銘方坐公堂方煜之從者直上撲爾銘於地而手格之百姓皆忿噪於方煜署門外方煜疑變踰墻走至諸

生王雯耀家百姓患方煜出城引兵入環王生宅
王生出教爾銘諭衆使退而使教官王熙章典史
張士節置酒王生家謝方煜王生力保無他虞方
煜與王生及熙章飲於庭夜半還署旦日方煜報
鄭二陽盧九德以桐民爲亂九德右方煜日歸罪
縣諸生久之乃解當卓然之主招無也廷議未決
卓然還太湖候命而賊亦覺朝廷無意赦之俱乘
間欲起二月張獻忠陷襄陽督師大學士楊嗣昌
卒於軍中三月潛太諸賊出山焚掠且抵桐境宋
紀獲賊謀宰八手等十餘人盧九德欲以爲質留

宋紀軍中不殺是時禁兵將謀夜叛宋紀擒其魁
七人者斬之乃定四月九德駐鳳陽得功守舒桐
五月九德傳檄宋紀至鳳陽與小袁營會戰宋紀
始行宰八手逸去諸賊大半移於桐城山間六月
桐標營張寶山夜入山襲賊死之先是魯碁山中
有寨曰虎頭寨寨人屢襲賊殺之至是請寶山入
山爲助寶山以七十餘人往猝遇賊眾皆潰寶山
與蜀兵十六人駐山隘自守賊圍殺之自是諸營
以寶山爲戒無敢襲賊者矣寶山蜀人總兵鄧垓
之小校也爲巡撫陳良訓所知以書薦之於史可

法戊寅三月可法命寶山率其屬守桐適遇賊於
桐之南郊外城上人望見一將率數十人與賊戰
大呼格鬪賊皆披靡始不知爲寶山也既勝乃開
城納之後屢襲賊有功至是敗歿桐人莫不傷之
而桐之諸堡寨刀兵夜出火有聲前後皆破滅土
寇亦起小兒腹疾死多棄於市而疾疫亦漸作矣
鄭二陽命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眾不敢入北
峽關黃得功送之應登兵既入關賊自山出逆之
應登兵大潰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
輒爲前驅賊畏之亞於得功至是報國至而賊趙

虎者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
突入虎陣斬虎首賊衆皆潰而走賊中有勇將年
少嗜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女
曹何怯也吾爲女曹擒黃將軍來賊衆皆按轡觀
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待功立擒之
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其馬賊衆大驚潰
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七月兵備副使張亮
功至桐亮功有儒才鄭二陽倚之如左右手是時
環桐之境皆賊桐萬分孤危於是議撤皖兵守桐
九月楊爾銘以卓異徵入京師授御史桐人攀挽

涕泣祀爾銘於浮屠老子之宮十月有賊數十詐
爲民負米入城人有匿草間者聞其謀聞道至城
告之有頃賊果至伏壯士皆擒殺之是時皖兵盡
至桐營於壻內賊馬守應等共五營營於河外相
距不及一里而桐之堡寨亦多破散民相攜入城
流離死亡殆盡城中食亦匱人多餓死或割死人
肉以爲食十二月晦皖兵忽入東門居城上數日
復下入人家劫掠民饑餓不能支皖兵十百爲羣
橫行縣中當是時署縣事者爲教官王熙章束手
無策典史張士節秦人性伉直有氣概集少年數

百而告之曰賊亂於外兵亂於內一縣之中如困
湯火今吾與若等潰圍力戰或以是激厲三軍之
士而少紓賊禍少年皆從之於是插血祭纛每夜
出襲賊斷賊首奪其牛馬及其糧食皖兵輒邀劫
之於路而謂所殺者皆官兵於是少年皆逃散不
敢復殺賊壬午二月賊野掠盡乃皆拔營去官兵
亦出城城中稍甦息而疫大作死者無算張士節
亦死三月張獻忠潛屯北峽關遣數十騎夜襲南
城梯而上而守陴者有張科夢神呼之起起見賊
遂手格之賊驚皆墜復擁而上張科大呼而城下

居民聞之皆上城與賊戰賊皆復墜獻忠謀不成
乃去自辛巳春賊入桐至壬午三月始去遠方之
民避賊於縣者相扶攜還家暫得休息而又有楚
兵爲害之事皖楚之用兵也相爲唇齒楚聞桐之
告急也遣五千騎來援楚兵至而賊已退楚兵貪
其無賊也遂留不去焚掠畧等於賊桐皖之間皆
苦之縣人姚孫築方爲荆南副使縣諸生致書荆
南轉告撫軍乃撤回楚五月張利民來爲縣令利
民福建侯官人爲人長者多惻怛爲桐數年掩芻
骼賑饑荒撫綏流離誅鋤奸猾捕土寇省獄訟治

兵給食其聲名與爾銘前後相望也是年鄭二陽
罷而楊爾銘徵入京師已掌河南道御史縣諸生
邛山客爾銘家當是時有給事中劾黃得功擅殺
桐將張寶山邛山請爾銘上書白其寃爾銘猶豫
未決曰言官劾之而言官救之毋乃不可乎邛山
又以告給事中孫晉光時亨兩人皆縣人於是兩
人教爾銘具疏叙得功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得功
爲都督兼宮保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
七月黃得功至鳳陽率兵破張獻忠獻忠遁去九
月獻忠自無爲州間道至桐圍之誓必破桐桐急

請救於得功得功來救斬賊首數千級得功射獻
忠馬中之復舉刀向獻忠而得功馬蹶乃易馬追
之獻忠逸去多棄牛馬於隘以塞道得功馬不能
馳賊奔已遠遺民男女數千人救之以還縣諸生
父老出謝得功得功曰諸君守城勞苦得功殺賊
自其職何謝也前日科臣奏得功擅殺張寶山久
之不能昭雪夫斥一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
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破壞
於此輩不可爲矣因餽諸牛牛二頭父老等牛五
頭而引兵還鳳陽諸生及父老賣牛築宮以祀之

是時張亮功亦至桐見利民調度從容甚整嘆曰
桐之不陷不獨黃將軍力也賊既去自春徂夏不
雨民大饑土寇四起自稱將軍掠良善張利民開
誠勸導之賊渠孫計欲散其黨江務不肯殺孫計
利民使人擒江務誅之自是土寇多散而獻忠又
且從黃麻至矣廖應登營於西山巔適應登生日
諸生往爲壽應登曰獻忠在黃麻游騎及於潛太
意在破桐否則誓不去也諸生日何以禦之應登
曰頃者賊破六安得其軍資火器破太湖又得其
軍資火器今來破桐必以大砲憑高下發守陴者

難以立則城危矣今吾先屯於此賊雖至無險可據黃將軍聞桐急必引兵來救賊不能破桐矣且吾夜觀城中氣亦旺桐必無患但夜過半慄有鬼數千繞余營而號是可怪耳是年史可法服闋起爲淮揚巡撫總督漕運一日廖應登率竇成等二十餘騎之廬州謁可法行至舒城方解鞍歇馬忽有賊數十騎突至虜應登及其騎以去蓋獻忠兵也報至桐應登部將羅九武登陴設守有頃賊挾應登至城下使之招降城中兵應登大呼曰吾已被執爾士卒可速降此時城外精騎不過五十人

其機不可失也少緩則其全營皆至不可爲矣蓋
應登陽爲賊說而陰示以賊中虛實欲九武出襲
賊也九武固與應登有隙佯不解應登意乃罵曰
被執不能死是卽賊也應登曰我寒甚可飲我酒
九武不應彎弓射之賊擁應登去有頃殺之於沙
河當應登之將往廬州也有兵二人故降賊忽騎
而去數日乃還或疑其往賊中教賊執應登於途
蓋九武之謀也賊旣殺應登去數日復擁寶成至
城下教之招降城中兵寶成呼曰我寶成也賊使
我招降若等若等宜堅守今賊計窮矣其糧盡火

藥亦盡若等努力無懈且速請兵來援我死矣我死以活若等及縣人賊怒殺之成至死猶大呼不絕於是城上人具香焚之烟縷起屬天相與望城下流涕而拜後立祠於城內西山之麓成死之日是爲壬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也獻忠乃率其全營環城攻之自屯於城外西山巔俯瞰城中固卽廖應登之所營也賊於山上放砲擊城越城而墜自傷其卒乃驅被虜百姓伐樹覆土築高臺期與城平城上砲石藥弩擊之築者皆死死卽覆土於其上城上矢石如雨而築者不休每十步一賊將督

之築者少緩卽殺之賊之督者數十人以凶具自
遮蔽矢石不能傷又掘隧道欲穿城而入凡五日
城中糧食火藥將盡眾皆懼莫知所爲張利民使
人亦築臺於城隅加高一丈五尺俯矚賊臺以矢
石擊之賊不能前又出精騎數百殺賊山上賊與
兵相持因以其間懸勇士下舉火燒臺臺土少木
多遇火皆燃賊暫退城中氣稍振然恐賊隧道將
穿乃值賊隧道之地築小城俟其穿卽擊之復募
勇士雷鳴道王祥葢自趙仁甫方宣等共十人各
挾刀持鋤縋而下視隧道深淺城上人舉砲發矢

以護之賊率衆來戰王祥中砲死董自中賊鈎尖
其一耳又鈎趙仁甫臂雷鳴道大呼殺用鈎之賊
衆乃前視隧道深僅盈尺下皆石骨不能穿於是
雷鳴道等復縋而上城上守益固賊計皆窮城上
因發大砲擊賊屢發不能中或曰砲固有靈當祭
以牲醴於是張利民咬指出血以祭之比發中獻
忠愛將李混江頭裂而死獻忠獨脫移營下山去
初賊虜婦女裸其體跪於山上向城而罵城上舉
砲砲不鳴乃取黑犬向城外殺之砲乃皆中是時
守陴者日夜力已竭目盡腫皆思逃散張利民告

於眾曰桐困極矣忍死須臾以待救度城中兵食可支八日今當遣人間道請救於黃將軍度往還凡八日可至至期不至士大夫及婦女皆自殺軍民逃散未爲晚也眾皆曰諾於是作書遣縣人林構朱正往約以四日到鳳陽兩人夜出賊營如約而至適安慶巡撫黃醜元亦傳檄爲桐告急兩人擊軍門鼓與之偕入得功卽時出師兼程進如期而至日方中賊有自西北來者呼於軍中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軍資而去羅九武開城取其軍輜重並斬賊之傷不能行者桐人

歡聲如沸相慶更生得功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至北峽關賊塞關以守前鋒至不能入頌之全軍皆至乃破關賊且戰且走黃將軍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將軍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扼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得功曰吾第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黃將軍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馬牛遺民男女塞道追少緩逸走夜半得功回柵明日縣人出謝得功得功深自辭讓而勞苦將士及諸生父老且曰今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耕易耨而戶

口流亡室家已盡今吾將所獲賊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無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當終始立功名是夜賊復回襲營遇伏乃走明日復逐之不及而還得功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慮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頃之張亮至桐親巡戰處於是亮嘉利民功再拜謝之復拜謝羅九武虞宗文而厚賞兩營將士爲文祭竇成哭之甚哀軍中皆感動祭畢厚卹竇成妻成妻亦賢守節以歿焉先是土寇之未滅者乘獻忠之去復出剽劫張亮率兵次第擒滅之是時兩營將

士凡五部十司自以城守也高驕悍不可以法度治時時劫掠居民民不堪其命愬之亮亮多有民而左兵兵皆怨相謀作亂適黃得功劉良佐援楚過桐兵謀乃息癸未正月黃劉西入楚張亮還安慶桐兵益驕羅九武請於利民曰桐困久矣今幸逆賊遠遁瘡痍之餘稍稍自振縣故燈火甚盛請復舉以示休息不亦可乎利民曰不可恐滋亂階不如已也九武固請之於是軍中及民間各出燈火甚盛居數日軍民皆送燈公堂兵忽亂驅民擊之利民大怒旦日羅虞兩將自詣利民謝罪而扶

亂者桐人苦兵之擾也紛紛渡江而南張亮恐邑
空虛難守禁之不能止是時安慶巡撫黃醜元以
母喪歸張亮行撫軍事二月天子以亮爲巡撫亮
奏設總兵官駐安慶而羅九武虞宗文授游擊將
軍永守桐城不行調發四月張獻忠陷武昌左良
玉避賊東下駐皖城兵六萬人淫掠江南江北桐
人之避亂江南者家復破五月給事中左懋第奉
命至皖給良玉餉百萬良玉回楚襲賊空虛之地
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先是庚辰辛巳壬午以
來因用兵故歲復饑民力不支且恐齊盜糧故桐

城漕米皆未輸至是上官移文補徵之桐人朝不
給夕無所空訴給事中光時亨爲請免之而自乙
亥以來江淮兵興旱蝗繼之疫疾復起桐城田畝
三十九萬荒者十七八惟東鄉僻在江干不數經
賊民耕桑如故以故桐之稅糧皆取給於東鄉自
癸未爰左良玉之掠繼以田鼠食禾稼爲災稅糧
無出於是諸生謁之張亮爲奏免十分之七焉初
桐標營三千人廖應登領前營杜先春領左營羅
九武爲先春部將已而先春戰死應登并領其衆
九武由此不卒後應登之遇害也九武有力焉張

獻忠之圍桐也九武領前營虞宗文領左營九武不悅賊既退九武欲併其眾謀不成張亮慮兩人之有變也命宗文別戍而以孫得勝領左營得勝木強質直而九武驕蹇於是兩人亦不相悅然九武權譎得勝每隨之俯仰以故卒與同禍自獻忠之退九武自謂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隨入兩營者不可勝計癸未秋督帥孫傳庭徵兵不應甲申春淮揚巡撫徵兵勤王亦不應是時歲復大饑兵餉無出張亮命士卒墾荒萊屯田兩營之兵皆掠民爲之耕奪民牛種橫行四郊劫行旅道路

皆苦之張利民爲請於九武斬三人行旅稍通甲
申三月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煤山桐人聞
之相對悲號不能寢食四月大清兵入關李自
成敗走西安五月史可法馬士英立福王世子卽
位南京改元弘光頒詔陞賞將士而授孫得勝羅
九武黎將加副將銜兩人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
無忌當此之時總兵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
山東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劉良佐轄鳳
壽駐臨淮經理陳杞靖南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
州經理光固號爲四鎮皆擁重兵羅九武孫得勝

薄其官頗鞅鞅失望皖人阮大鍼者天啟中黨附魏忠賢烈皇帝削其籍阮大鍼固與馬士英善至是士英薦之拜兵部尚書大鍼不知兵徒以倡優媚人主而欲剪除嚮之異己者黨禍復烈八月大鍼親引兵巡江闕軍抵皖城自以歸故鄉張軍威示榮耀左右皆曼聲美色而倡優皆衣錦繡桐之兩營將士皆召至皖覈軍實於是兩營之兵自東抵皖掠百餘里比其還桐復自西抵桐掠百餘里而羅九武從數騎獨後夜宿道中密爲書付其嬖童前行教其兵作亂俟九武至桐乃止其童行未

宗入居縣中是夜九武命其兵作亂大掠三日乃止二十三日分兵入西鄉焚掠又數日分兵入東鄉南鄉北鄉焚掠少婦幼童被虜者凡五六千人相號於道楊鎮宗見之扼腕歎恨頃之靖南侯黃得功傳檄召兩營將士至蕪湖九武以其部將龐天太領兵五百往得功擊左夢庚於板子磯大破之夢庚敗走淫掠安池間皖兵叛者潰入桐城與兩營合無遠不掠屠有頃大清兵破揚州督師大學士史可法死之大清兵下南京聖安帝遁盧九德降尋至蕪湖靖南侯黃得功死之龐天太

降九武等尙持兩端縣幾遭屠戮賴諸生王雯耀
說之乃定及大清豫王遣將卜從善張天祿至
桐城擒九武孫得勝等而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
女俱令釋去九武妻常氏有賢行罵九武曰不聽
吾言宜及此禍吾不忍偷生也乃投井而死是時
楊鎮宗降大清仍授爲總兵鎮宗曰九武等爲
江北害吾目擊也不可赦於是斬九武等於市自
是天下漸定而桐潛之間時時兵起名曰義兵其
實皆爲民害然皆不踰時慨削平非桐之所以存
亡故不著

附災異記

崇禎元年戊辰春正月朔大雷雨

二月嚴寒江湖魚多凍死

十一月隕霜冰林木房舍間皆結成刀兵花鳥狀

二年己巳冬十月三十日大雷雨南城外居民何海陽母忽生鬚多而且長

三年庚午大有年四野鬼哭油巷李氏李樹結實如瓜

五年壬申東嶽廟泥神康元帥流淚拭之復流如

是者一月 秋七月赤鳥見大如鶴色赤其
聲音鳴鳴如咽

七年甲戌春正月地震 秋八月廿四日西北長
虹亘天○是月黃文鼎作亂 九月十九日
大雷雨十月北峽關市鎮每日申酉時妖氛
大作來如口雨驟至詳觀則尺許小鬼千百
爲羣市人以銃砲鑼鼓逐之如鳥飛去如是
者數日又半鋪妖氛大作有鬼魅長丈餘著
紅衣持鎗白晝跳舞人爭逐之輒不見倏又
見他所如是者數日 十一月初七日雷雨

八年乙亥正月朔地震有聲○是年流寇至

二月天雨黑黍 三月望地震 夏五月復

雨黑黍 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大雷雨

九年丙子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望又月食 金星

木星同度 十二月二十三夜雷電雨雹

十年丁丑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是年流賊殺人

十六萬有奇 三月有李結實如瓜滿枝頭

先是有童謠云李子樹上結王瓜二十五里

沒人家 四月二十三日大雨雹 夏六月

二十日夜天裂有光大星墜 秋七月縣西

三里岡有白氣一道從空而下如挂帆如瀑
布卷舒若象鼻至是日夕屢見 九月二十
七日有鳥數千集於西城外山谷臺望之如
雪山 冬十月十五日月食 二十六日雷
雹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十一年戊寅春地產粉土其色紅白細膩富人食
之多死貧人療饑時人謂之觀音粉

夏四月大雨雹害禾 五月天泉出時寇警
久旱城中井俱竭有小兒於郭家園戲掘一
井水泉湧出因掘數井皆然時人謂之天泉

八月十一日地震 十月十二日天鼓鳴

十一月南城外居民卽氏婦產一回回一象
形骸畢具各重三斤十兩其人惡之投諸水
十九日東北有赤氣數十條 十二月十三
日雨雹

十二年己卯春二月十四日夜無雲而雷天狗墜
十六日天裂有光 夏四月太平坊居民江
氏婦產一猿雙胞 十四日熒惑犯南斗
十三年庚辰野多狐歧行如人食牛豕
十四年辛巳大旱冬疫

十五年壬午大饑疫

十六年癸未秋七月田鼠害稼自江南銜尾而渡

害箠蝗蝻 十一月冬至大雷雨

十七年甲申冬大旱

南山集卷十四終

邑後學張仲海校刊